

穆拉诺岛

在“玻璃岛”上吹酒杯

“用力吹玻璃前,想象自己是一只两腮藏满松子的松鼠,要把这松子吐到一米以外的地方去。如果要吸气,记得马上离开吹嘴,要知道,吹嘴的那一头,是滚热的熔融玻璃液,有1200℃,吸气是很危险的。”



威尼斯穆拉诺岛上,两腮发达的玻璃工匠毛罗先生,严肃地告诫我们这些体验者:哪怕是学吹最简单的玻璃酒杯,也有风险。

依照程序,我用吹管的一端,从熔炉中蘸取一小团岩浆般的玻璃液,放在炉前的石墨滚料板上迅速滚动,将这团灼热通红的原料尽可能搓圆。像软糖一样的玻璃料冷却得很快,我必须争分夺秒,一边通过吹管徐徐吹气,一边快速旋转吹管,在玻璃液的中央吹成“空心料泡”。接着,毛罗先生指导我,将料泡迅速放入模具中,继续吹气,使之扩张,利用模具内壁定型杯身的弧度与厚度;我奋力吹了约三分钟,

再按动按钮,打开模具,蛋型杯体马上就显形了,毛罗先生使用火焰切割器,使得这一悬吊在吹管上的酒杯脱离。它要放入退火炉中缓慢降温,最后这一步,为的是消除酒杯内部的热应力,以防它在使用时炸裂。毛罗先生让我和同伴先去其他地方游玩,在天黑前回来取酒杯。

穆拉诺岛别名“玻璃岛”,位于威尼斯主岛北边大概1.6公里的地方,坐水上巴士就可以抵达。这个小岛上至今拥有100多家至少传承了八代人的玻璃工坊,小岛的标志性雕塑,是一个玻璃制成的巨大蓝色雕塑,它像一簇跳动的蓝色火焰,也像无数正在开合摇摆的珊瑚触手,它矗立在小岛的中心,暗示着这里的玻璃产业,是威尼斯700多年来繁荣的根基之一。

侯睿恺 曼彻斯特大学会议口译硕士,热爱旅行,翻译出版7部小说及散文。



表画家布拉克等人受邀加入此地的玻璃设计工作,穆拉诺岛的手工玻璃才迎来了又一个春天。

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独特场景是:岛上的小巷里,经常能看见作坊门口堆着箱子,箱中放满按颜色分好的碎玻璃。据说,整个威尼斯乃至南部意大利被不慎打碎的玻璃制品,都会送到这里来。要知道,早在15世纪,玻璃工匠们就发现,掺了碎玻璃的原料,熔化得明显比纯新料快,这意味着省木柴、省时间。更让人惊喜的是,掺了旧料的玻璃水晶吊灯、花瓶与摆件,气泡反而少,这是因为,碎玻璃在第一次熔化时,就排过一遍气了。

600年前,穆拉诺岛的玻璃工匠,就做了当下很得人心的决定:让废物重新变成资源。



高琍玲 制造业从业者,旅行、咖啡与文学爱好者。

瑞典

凝望月亮的男孩

“今天我带诸位去看一座顶有名的雕塑,包管人人都欢喜。至于看什么,暂且保密。”导游俏皮地眨了眨眼,任凭众人怎样追问,只是笑着摆手,“打死也不说。”

揣着几分好奇与期盼,我们随导游穿进一条幽深小巷。巷子极窄,两侧赭红的老墙仿佛要朝中间合拢,窗台上摆着肥嘟嘟的天竺葵,开得正艳;一棵老树从墙头探下枝叶,把头顶的天空剪



成细碎的蓝。绕过芬兰教堂,导游在一处僻静的小庭院前停住脚,轻声说:“到了。”

我环顾四周,疑惑地张望——雕像在哪儿呢?

“阿婆,他在那儿呢!”小外孙女脆生生的嗓音忽然扬起。顺着孩子手指的方向,我终于看见了他——

那是个蜷在矮台上的小男孩,双手抱膝,脖颈微微扭过约莫十五度角,安静地仰头凝望天空。他实在太小了,也就成年男人拳头大小,像谁家孩子随手捏的泥偶,不经意间被遗忘在此——整个雕像约莫刚高过成人的脚踝。

“阿婆,他怎么没有眼睛

鼻子嘴巴呀?”小外孙女凑近了端详。我顺着她的话转到雕像正面——果真,他的脸是平滑的,没有五官。只见他脸颊微微上扬,似在寻觅什么。顺着他脸部上扬的角度往上看,午后的阳光从树缝间漏下来,碎金般洒在他无面的脸庞上,泛起一层柔和的光晕。

导游告诉我们,这个男孩名叫“奥利”,当地人更爱叫他“铁男孩”。导游告诉我们,这尊由砂岩与锻铁铸成的小雕像,底座是一块铁板,象征小男孩童年时坐着的床铺。它不仅是瑞典最小的公共雕塑之一,更是这座城市最受宠爱的艺术作品。

我伸出手,很自然地摸了摸他的头。凉凉的,滑滑的,因被抚摸得太多,那一小块铜已磨得锃亮,像被月光镀了一层银。想来每一个路过的人,看见一个小孩孤零零坐在那里,都会忍不住走

上前,拍拍他的肩,问一声: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?

这份温柔的触碰,已跨越了半个多世纪。奥利的创作者是瑞典雕塑家利斯·埃里克松,这尊雕像正是他童年真实记忆的复刻。他生于艺术世家,小时候父母忙于创作,无暇顾及他,常常早早把他哄上阁楼的小床。斯德哥尔摩的冬夜漫长而寒冷,一个小孩缩在被子里睡不着,只能透过天窗凝望外面的星空。待到月亮升起,银色的光淌进阁楼,把黑暗都泡软了,他就那样抱着膝,仰着头,一直望到后半夜。

1954年,埃里克松把那个阁楼里的小孩铸成了雕像。1967年,在政府征集代表斯德哥尔摩形象的雕塑时,这件作品从众多宏大设计中脱颖而出,被安放在老城最安静的角落。男孩永远停在了那个夜晚,永远仰着头,等月亮出来。

“快六十个年头过去了,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找他。”导游接着介绍,“人们蹲在他面前,用各色语言跟他说话,往他脚边放硬币。”果然,他的身边散落着克朗、欧元、美元,还有好些认不出的钱币,满满当当铺了整张石台。几颗玻璃纸包着的糖果,红红绿绿地躺在硬币堆里。

那些硬币每天都会被芬兰教堂的人收走,拿去修缮老城的房子。可第二天,新的硬币又会铺满石台。

小外孙女蹲在奥利面前,认真真地看了许久,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,轻轻放在他身边。小姑娘站起来,学着旁人的样子摸了摸奥利的头,随即仰起脸,顺着奥利的方向往天上看。

天上什么也没有,只有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着。可那一刻我觉得,她看见了月亮。



梅南频 1954年11月生,宜兴人,出版《爱的春季》《绿叶的光芒》《太阳神》《红茶馆》及长篇小说《砂魂》等。

甘南

“石匣之城”

到达扎尕那的第一天,我们入住了四冲最高处的一家民宿。几分钟后房东家的小兄妹俩就成了我外孙哈宝的好朋友。黑得发亮的脸紧紧贴着哈宝的胸,一双小手搂着来了个拥抱。



勒毛卓玛

扎西东主

藏语里扎尕那意为“石匣子”,在甘南迭部的群山深处,由东哇、业日、达日、代巴四座村寨组成,简称为一冲二冲三冲四冲。

村寨里有座小学,扎西东主三年级,不爱说话,双眼明亮得如黑夜的星星。勒毛卓玛一年级,活泼如脱兔,蹦蹦跳跳没有息时。两个小不点如蜂蜜一样黏人。篝火晚会时,卓玛飞快冲进跳舞人群,伴着音乐手舞足蹈,直到大汗淋漓才跑过来拉住我的手,要我

给她一个赞。女儿拉着这小兄妹的手去广场汉堡店,叫他们选品。东主的眼神犹豫而羞怯,卓玛不管哥哥这般,指着烤鸡块和薯条,不自觉地用手指擦了擦嘴,满脸幸福的样子。两个小家伙吃得很香,时不时沾了给我们吃,卓玛说,我从没吃过这个呢。尽管如此,小兄妹还要把一半带回家给阿妈尝尝。

在扎尕那,这样的儿童太多太多。四个村寨有一万二千多个床位,而旅游高峰时每天游客达二万多,一房难求。藏民们每家每户都成了民宿,把敞亮的房间装修好用来接待四面八方的游客,自己住在最偏僻的角落。他

们用最善良和力所能及的方式燃亮自己,老人们采来鲜花编织五元一支的花环,用彩条为游客编一元一束的彩发,少妇们担起民宿浆洗清洁。政府的建设和治理亦井井有条,从一冲到四冲,海拔高达三千多米,山路崎岖,下水道上通下达,干净整洁。构成了扎尕那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。

白日的扎尕那明媚鲜活,而夜色降临之后,又是另一番光景。喧嚣渐渐褪去,山谷归于寂静。远离尘嚣的光污染,夜空澄澈通透,漫天星辰倾泻而下,银河横亘群峰之上。仰望漫天星河,身后是黝黑巍峨的石山,脚

下是沉睡的村寨,人站在天地之间,才真切感知自身的渺小。万千星光洒落石匣,山石静默,万物安眠,尘世所有的浮躁,都被山间清冽晚风轻轻涤荡。

世人总在苦苦寻觅世外桃源,而扎尕那,便是现实之中的范本。坚硬冷峻的石山,包裹着温润柔软的烟火,山石无言,见证一代又一代人在此耕耘、繁衍。

许多风景看过便转瞬遗忘,扎尕那却会长久留在心底。当你离开这片山谷,回望那一圈巍峨石城,方才懂得,所谓秘境,不只是山河奇绝,更是人与自然相互善待,岁月安然,万物从容。